



論語義疏

述而 泰伯

四冊

論語義疏

四冊

一
目

服部文庫

117

233

4



117
233
4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述而第七

疏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

次前者時既夷嶮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過所以
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過證賢不過非賢之失所以
述而次
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苞氏曰

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言言集解卷之三

疏子曰。述者傳於舊章也。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子者制禮樂者也。所以然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為聖人。尊為天子。若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無德。位無德。雖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德位兼並。孔子是而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己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疏**子曰。至

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故李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註**鄭玄曰。至之也。○云於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言無此三行也。云於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疏**子曰。至憂也。云德之不脩者。得理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恒宜講說。使決于也。而世人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徙

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徙

論語集解卷之四

意從也。而世人不能改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也。不善當自改正，合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也者，吾孔子不為上四事也。孔子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夭夭。

和舒之貌也。疏也。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

和也。大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溫。注：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註馬融曰：至貌也。申心申暢，故和也。灼灼其華，即美舒義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

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

公欲行其道也。疏須子曰：至公也。並若夫聖人行教，則必為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為人主，則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恒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無俟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註孔安國

子曰：志於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也。

子曰：志於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也。

論語集解卷之四

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疏**子曰至於藝。此章明

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

謂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通。則無形相。故

人當恒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

於德者。據者。執杖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

事有形。有據。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

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孔安國曰。言

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疏**子曰

成。形。道。不可體。謂無形體也。以知德有

其輕者。履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

者。游者。履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

反。則吾不復也。**註**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

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之說也。如此。則識思

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

復重教之也。**疏**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

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

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

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

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

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

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
者之。欲有所諮而未宣。悱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其憤憤。而後為導之。若不憤
則不為也。又待其口悱。而後為發。明之。若不憤
不悱。則不為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憤。而先
為啓發。則不受者。識錄不堅。故須悱憤。乃為發。啓則
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舉一云者。隅角也。牀有
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為教。雖待悱憤。而
為開發。開發已竟。而此一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
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
若此人不能復教。示也。反識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

歌。註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子食至不歌。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為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

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不歌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則不歌也。故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註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

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

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已有勇。至於夫

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已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

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

徒搏也。憑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疏：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
 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汝所同，故云降聖以
 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顏孔所同，故云降聖以行捨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
 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
 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
 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影附也。故江熙曰：聖人作
 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藏，唯我
 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則曰：唯
 三軍則誰與者？當與路已聞孔子論行也。而獨美顏
 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孔子已聞孔子論行也。而獨美顏
 之云子曰云者，孔子已聞孔子論行也。而獨美顏
 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憑河。言格虎須杖而
 渡河，必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
 渡河，必致傷溺。若為此勇，則我行三軍將者，猶帥
 也。

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總播曰：聖教軌
 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
 厲以衿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為累，常恐有失。其分
 功，術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
 道，訓陶漆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
 必也，云云者，孔子既好為謀事，而必成者，所以與居
 政，欲須臨事而懼，又既好為謀事，而必成者，所以與居
 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鄙昧也。已甚
 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惡。實為太深。余以
 為子路聞之，故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言必與許已
 也。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已
 三言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言若在
 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
 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一萬
 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為三軍將者，猶帥萬
 論語集注卷之四

也。孔子得為三軍帥時也。○**註**孔安國曰至涉也。徒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楫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註**鄭玄曰。

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

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疏**子曰至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

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

而吾亦為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

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

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

之道也。○**註**鄭玄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

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

值明世修德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若

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

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

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

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為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

而夫子能慎之也。**疏**子之所慎齊戰疾。○記孔子

也。將欲祭則先散。散齊七日。致齋三日也。齊之言

齊也。將欲祭則先散。散齊七日。致齋三日也。齊之言

食遷坐以自齊。繫也。時人慢神。故於齊不愼。而孔

子慎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傾。身軀髮膚。則

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慎之。故後則

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不可即我。又云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慎戰也。疾者宜將養。制節飲食。以時。人不慎。而孔子慎之也。故云子之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

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

此。此。此。齊也。疏子在至斯也。云子在齊聞韶樂

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韶樂。於三月

而心為痛傷。故曰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

樂器存人乖。所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

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

子所以惆悵。真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

陳之樂。齊諸侯也。何得之乎。曰。陳舜之。乃大虞盡善

之。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為樂

謀慮也。為猶作也。樂韶樂也。此味之由也。圖為樂

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也。樂隨人君而變。韶樂而來。至此

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韶樂而來。至此

而猶盛耶。且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樂從樂化。而

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

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遍奏六代之樂

當周厲康之。則六代之聲悉亦悉。以化之。樂

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

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餘般夏以上。五聖之樂

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

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尊而

樂亦與之。而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化民者

論語集注卷之四

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為惡王所御乎既不為所御
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未代其君雖
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
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
訓 忽於肉味○忽
也猶忘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註鄭玄曰為猶助也衛君者

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

趙鞅納蒯瞶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

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乎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

論語集注卷之四

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

註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

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

疏 冉有曰至為也

衛君乎者為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

蒯瞶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瞶之

子輒為衛君孔子時在衛為輒所賓接後蒯瞶還

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

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衛

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為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

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

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

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

論語集注卷之四

九

齊為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
 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也。
 子貢又問夷齊有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
 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不賢人相
 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
 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
 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
 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為
 賢。且為仁。故知輒也。父子爭國為惡也。所以答冉有
 云。夫子不為衛君也。○**註**鄭玄曰。至否乎。云公
 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
 蒯賾于戚者。後謂輒立為君。後也。蒯賾奔在戚。輒
 蒯賾於戚。以納蒯賾。遂入
 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蒯賾。遂入
 衛奪輒之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于戚也。云故問
 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于戚也。云故問
 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
 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

魯。至十五年冬。蒯賾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
 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賾從戚入衛。為
 也。君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

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玄曰。富貴而不以

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疏**子曰。至浮雲。

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
 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
 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
 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鹿食薄寢。而歡樂怡暢。
 自在。鹿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者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儻聚歛散。不可為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如前釋也。鄭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

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疏此子曰至過矣。故

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

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

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

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則得一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大復大

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正朗又為一。通云。鄙意以為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為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易窮至過也。○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知命之至。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註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

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疏子所至也

云子所雅言者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為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及也故顧歡曰夫引網尋網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

注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云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誦詩是詠歌書是謨誥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

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注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至云爾云

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比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

故子路不對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師於尚子者詰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

聖師於弟以詰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

而抑之未有默然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

欲致之為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

耳云子曰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

子路也矣何也其孔子也謂孔子對故以此言語

行故發憤而忘食於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

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

德云爾以示之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

答也子曰汝矣不曰其為人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疏葉公問至云爾云

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

比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

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

故子路不對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

而師於尚子者詰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

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

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者也。云

者。知生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也。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生卒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者。我既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

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

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

疏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

力。謂多力也。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子

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

孔子所答。云。臣弑君。子殺父。並亂事。而云。孔子不

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

不誦答耳。非不言此二事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

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故李充曰。力。是一事。亂神

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王肅曰。至言也。○云。怪

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
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

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疏子曰至改之此明人

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則有勝者

則諸受自益故云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則有勝者

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

人上為語也人不足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

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况四海

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

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或問曰何不是二人必云三人則恒一答曰二人則

彼此自好各言我不是若有人則恒一答曰二人則

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

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苞氏曰桓魋宋

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

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疏子曰至予

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惡心恒欲害孔子孔子故明

言語之使其凶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

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

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

江熙曰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暴然待

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

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

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苞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

之者是丘之心也疏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

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

恒言孔子於己有所隱惜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

汝等言我有此更語於汝乎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

無云者行猶為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

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

我所為之事無不與此

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疏孔子為教恒用此四事為

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

孝悌恭睦謂之行為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

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

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

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恒者斯可矣止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乎有恒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疏子曰

至恒矣云子曰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

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

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
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
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為聖人之通。稱也。
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
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稱也。
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稱。亦上通聖人。下通。稱也。
善也。而守常。不為惡者。也。言爾時。非唯。謂雖不能作
亦無直置。不為惡者。也。故亦不得見。唯。謂雖不能作
者。此目。不恒。之。惡者。也。故亦不得見。唯。謂雖不能作
指無為。有說。虛作。盈。家。負。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恒
反。故。云。難。乎。有。恒。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
逐波。流。遷。若。影。無。持。
係。索。此。有。恒。難。也。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宿鳥也。
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也。弋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宿鳥也。注。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
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也。弋

繳射也。宿鳥也。
欲因殺也。網者。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屬。一。釣。而。
取魚也。網者。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屬。一。釣。而。
少也。若。網。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為。也。
故云。子。釣。而。不。射。宿。鳥。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
此。人。皆。多。繳。而。不。射。宿。鳥。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
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宿。之。鳥。也。孔。子。所。
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群。易。得。多。故。射。宿。之。鳥。也。孔。子。所。
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不。射。宿。之。鳥。也。孔。子。所。
去。故。禁。網。而。存。釣。也。難。其。殺。也。將。命。曰。生。有。路。人。殺。頓。
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將。命。曰。生。有。路。人。殺。頓。
鳥也。○。云。網。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安。國。曰。至。
列屬。著。大。繩。也。云。弋。繳。射。也。者。繳。射。者。多。家。一。
云。古。人。以。細。繩。係。九。而。彈。謂。為。繳。射。也。一。云。取。
杖。長。一。二。尺。計。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
為。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

增。增。高也。詩云。弋兔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籠。矢。共。增。矢。注云。籠。竹。籠。也。增。矢。不。在。籠。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苞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注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安國曰如此

次於生知之者也疏子曰至次也注云蓋有云云

異端也時蓋多有為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也注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

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注云多見而識之者若

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注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善此雖非生知也亦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玄曰互鄉鄉名也

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

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

何甚注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

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注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

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疏鄉互

至往也。○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琳公曰。此孔子字。通為一句。言有少兒來見孔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惡也。言彼一鄉人感者。門人弟子。忽見之。故弟言皆嫌惑。皆惡也。況復少兒乎。孔子為門人釋惑也。言凡教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為門人釋惑也。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納。豈不本其所。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退也。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不進。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謂己必過。潔已者。云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往。謂己必過。之。言其既潔已而猶進之。是顧其潔也。往。謂己必過。其。日言其所行。何須惡之也。顧歡曰。往。謂己必過。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或有始。非我所保。

也。○**註**孔安國曰。至甚也。○言汝等為惡其鄉。而憎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註**鄭玄曰。至行之。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也。○**註**鄭玄曰。至行之。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註**苞氏曰。仁道不

遠。行之。則是至也。**疏**子曰。至矣。○世人不肯行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

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

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吳之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為過也疏陳司敗問

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魯君也陳司敗

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退者對曰知禮

者答司敗曰昭公禩知禮也云孔子退者對曰知禮

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

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也司敗心所不許

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

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

吾云云者相助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

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

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為君子

而今匿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

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

大伯後大伯是周公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

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

於吳也云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

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為

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

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為惡事者而謂為不知禮乎

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

之以告稱名云是已幸受以為過者得巫馬期之

過人必知禮者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

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

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諤。故我所以為幸也。繆協口諱。則非諱。斯誠然矣。何司敗之為過。則詭言以為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問。則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今若不受。為言。則何禮之有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陳有司敗之官也。○**註**孔安國曰。至過。許也。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後自和之也。**疏**子與至和之。○此明孔子

重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音不衛。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之。音不衛。相反。故今更為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為君子行。已未能得之也。**疏**子曰。至得也。○云文莫吾猶人也。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亦未得也。○**註**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何云。俗云。文不勝人。為文不也。呼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

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

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

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

自許有故云豈敢也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

抑為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

自許也抑語助也為猶學也為之厭謂雖不敢

云自不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公西華云者公

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者公

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

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

學為此事也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

有諸註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

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註孔安國曰

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

疏子疾至久矣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

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為孔子祈求福也孔子

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

及問子路有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

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

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

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曰

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

論語集解卷之四

二一

云又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樂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帝。天命。欲假禮。祈禱。二靈。孔子辭也。子路以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其辭乎。夫聖人。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其辭乎。夫聖人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為。祈福。自不庸所。知也。子路名也。若以行於神明。無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名也。若以行於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滕。之。義。廢。矣。佩。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義。天。地。之。誅。是。子。路。之。意。也。然。亦。復。何。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譏。此。而。同。彼。不。如。依。何。集。為。是。也。○
孔安國曰。至名也。○
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狀。為。謚。也。○
言。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

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

固。陋也。疏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

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

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為失。若不遜。陵物。物

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為

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為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玄曰。坦蕩蕩。寬

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疏子曰。至戚戚。○云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坦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坦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坦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坦

子溫而厲威不猛恭而安

疏

子溫至而安○明孔子

厲世也溫而能厲也又厲嚴也人溫者心雄猛而安也

故王弼曰溫者不厲者險不安孔子恭而安也

而能恭則不安不安者不恭而能安對反之名也若夫溫

五聲不和之中備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疏

國泰伯者周大王長子能推位讓

子證孔謂實係心慮今泰伯賢人尚能讓國

而伯次述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註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

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

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疏子曰至稱焉

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太王之長子也太

王者即古公賈甫也賈甫有三子大者泰伯次者

仲雍少者季歷三子並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

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

侯己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命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及。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讓也。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讓也。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者。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能稱其讓德。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復無天下。可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今則不應讓。人若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註蕙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苞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疏子曰至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壯

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下所以身自為勞苦也。云慎而無禮則甚。於事不行也。懼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壇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為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刺也。直若有禮則自恨也。云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也。故舊謂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為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鄭玄曰。啓

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誠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

者。欲使聽識其言也。疏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

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已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已亦全而歸之也。先足後手。手近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者。既令開衾。又引詩證已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

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免。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小子。諸弟子也。曾子言竟。而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已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

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註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

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鄭玄曰。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

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

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

以此也。籩豆。禮器也。疏曾子有至司存。云曾子

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

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

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

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我人之常

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

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將死。不遑擇音

唯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所以將死。不遑擇音

唯其窮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

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

必正存道不格言臨死易箦困不違禮辨論
德而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
曰而特云言曰何也答曰一通云出己曰言終
錄故特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己之懷而已云
君子臨終所費乎道者三也此以下即曾子所
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者有三事也云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謂
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踴濟如此則
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故云斯遠暴慢也
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
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
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正不數變動則人顏色不
也人之顏色恒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顏色不
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
信者立也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
第三也蘇氣言出辭氣斯遠鄙倍見顏色者此
出言有章故人不敢鄙穢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

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
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盛
俎醢籩盛菓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
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即床前三禮也而好修飾
籩豆之盛比三事為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
官也○**註**苞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
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
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
○**註**鄭玄曰至耳也○云人不敢欺誕者誕猶詐
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惡鄙醜也戾背也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不能悖故鄙戾
不入於耳也○**註**苞氏曰至器也○依苞此注亦
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
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通亦得云小當使
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不通曰籩豆禮器
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

倍無愧辭故有司
所在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註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

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融曰友謂顏淵

也疏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

而為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而恒

如已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諮問尋求也云以多

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已識雖多常不敢自

言已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

又處人間未嘗以己之才德為有為實恒謙退如

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已者

己不報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

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

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

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

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

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

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云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謂顏淵也曾子言唯

昔吾友能為上諸行也江熙

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

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

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註大節者安國家

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為國君者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
成王託周公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
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命者百里謂
既未嘗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
幼孤云託教令云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
之言寄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
長憑於阿衡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
是有反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
能死之言為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
也者言為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
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
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
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
而孰能要其終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苞氏曰弘

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
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註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
遠莫遠焉疏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士不可

毅謂能強果斷也言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
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釋所以宜弘毅義也
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為
平生之性此此釋道遠也己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
亦遠乎者此此釋道遠也己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
時而止必至此死乃後而止耳
至死乃止必至此死乃後而止耳

子曰興於詩註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立於禮註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

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疏子學須至樂也此章明

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

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

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今之志可起發其志也

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又學禮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

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也所以自立也禮之成於

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

為貴行禮必學也樂以性也○王弼曰言有為政之次序也

曰樂所以禮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為政之次序也

夫喜懼哀樂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

以陳詩採謠以民之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其焉

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

又感俗聲樂以神也若採民詩則無以觀風

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

案輔嗣之言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

勺十禮也若欲申此禮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

乃學禮也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

終身成性也故

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

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疏子曰至

此明百姓道深遠非人道所可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

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張憑曰可使由政

以不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也故曰可使由

彌若為政不以刑則防民之言為政當以知德防而為

己不可用刑也

民知其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四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

貧賤者必將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

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為亂也疏子曰至亂

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為

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

己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冀其感

悟若復憎疾之大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為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疏子曰至

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

旦之美不可用行驕恠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

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

如周公設使驕恠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恠

棄也况驕恠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其驕恠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

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

所以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也已勸人學也穀

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

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

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之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

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

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

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疏子曰至恥也此

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

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

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

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

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

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

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

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

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

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

薄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

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為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

而事人何以致無道寵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

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道遙也在朝者亦謗

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

以夫子兼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孔安國曰欲各專一

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玄曰

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

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

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疏子曰至

師魯太師也擊太師名也始首也唯詩篇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

不願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慥

慥而不信註苞氏曰慥慥慥慥也宜可信也吾不

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用行宜其直趣無迴不俟於善惡

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侗謂籠侗未成器之時也愿謹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慥也野慥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慥者皆詐詭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非復我情偽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偽不興不先覺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註宜謹愿也情願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

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疏子曰至失之○言學之

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恒恐去失當錄之為意也

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
易為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况可怠乎繆協
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
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
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註**學自至之耳○
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
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

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疏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
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也
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
得時有天不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
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
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

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
不與並味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註**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

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疏**子曰至文章○此美堯

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為君之德也云巍
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堯之言也云巍
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
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子位禪舜

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人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融曰亂理也理

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

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

堯舜交會之間此於此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

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疏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二契三皋

也

陶四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
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
亂也武王曰我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者先列虞周二人也云孔
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
得不其如書此乎言如此云唐虞云者此是才難
之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
代之間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
有此人五臣若比於此周最盛雖為盛尚不滿
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為十人之數所以
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
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
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為對太公
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
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
盛也耶彪以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
此為盛尚矣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
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

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
異端有容於正訓乎侃索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
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
云兩代有五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
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
周代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為
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
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
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為德之至極者
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
公旦以下者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弟
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
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
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
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為望為周
大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顛

第六也。閔天。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是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為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

盛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

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苞氏曰。方里為

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城。城間有洫。洫

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矣。○此

間然矣者。間。猶非。闕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

不知何。以厝於非。闕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

而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

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間。故曰。禹。吾無間

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

之號。舜稱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

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

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為乎農。祀

盛。織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

以。亾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可慎與。云。非

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非

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手鬼
 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當衣服
 甚自鹿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
 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
 服為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為卑卑尊俱居中可以
 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鞞黻之服也舉此則可知
 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上通
 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是卑宮
 室也而通達畎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
 禹吾無間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間然也云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問然矣

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間然也

3

